

丰子恺趣语

张涵秋 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

/丰/子/恺/趣/语/ /丰/子/恺/趣/语/

丰 子 恺 趣 语

张涵秋
选编



494229

漓江出版社

· 城關 · 朱塘 · 潭街 · 永香 ·

(桂)新登字03号

《西門大案》

张涵秋 选编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875 插页 2 字数 85,000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000 册

ISBN 7-5407-1177-9/G · 257

定价：3.45 元

目 录

理想 · 幸福 · 艺术 · 和平	(3)
人格 · 时空 · 社会 · 教育	(23)
宗教 · 生命 · 人性 · 趣味	(41)
生活 · 风俗 · 友情 · 亲情	(65)
童心 · 童趣 · 天性 · 自然	(87)
文学 · 鉴赏 · 美景 · 色彩	(109)
音乐 · 诗歌 · 美术 · 建筑	(129)

494229

理想·幸福·艺术·和平



055702

野魅



志米

味平

理想 · 幸福 · 艺术 · 和平

人生的目的为何？从伦理的哲学的言之，要不外乎欲得理想的生活。亦即欲得快乐的生活。换言之，欲满足种种欲望。人欲有五：食欲，色欲，知欲，德欲，美欲是也。食色二欲为物质的，为人生根本二大欲。但人决不能仅此满足即止，必进而求其它精神的三大欲之满足。此为人生快乐的向上，向上不已，食色二欲中渐渐混入美欲，终于由美欲取代食色二欲，是为欲之升华。升华之极，轻物质而重精神。所欲有甚于生，人生即达于“不朽”之理想境域。

《精神的粮食》

欢喜读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书，欢喜谈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话，可说是我的一种习性。

《谈自己的画》

理想往往与事实相左，然而不能因此而废弃

理想。

《禁止攀折》

人类的理想中，不幸而有了“永远”这个幻象，因此在人生中平添了无穷的感慨。所谓“往事不堪回首”的一种情怀，在诗人——尤其是中国古代诗人——的笔上随时随处地流露着。有人反对这种态度，说是逃避现实，是无病呻吟，是老生常谈。不错，有不少的旧诗作者，曾经逃避现实而躲入过去的憧憬中或酒天地中；有不少的皮毛诗人曾经学了几句老生常谈而无病呻吟。然而真从无常之恸中发出来的感怀的佳作，其艺术的价值永远不朽——除非人生是永远不朽的。会朽的人，对于眼前的衰荣兴废岂能漠然无所感动？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。”这一点小暂的衰歇之象，已足使履霜坚冰的敏感者兴起无穷之慨；已足使顿悟的智慧者痛悟无常呢！

《无常之恸》

人生求利益，谋幸福，无非为了要活，为了“生”。但我们还要求比“生”更贵重的一种东西，就是古人所谓“所欲有甚于生者”。这东西是什么？平日难于说定，现在很容易说出，就是“不做亡国奴”，就是“抗敌救国”。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，宁愿得这东西而死。因为这东西比“生”更为贵重。

《佛无灵》

世事之乐不在于实行而在于希望，犹似风景之美不在其中而在其外。

《堂奥集》

《实行的悲哀》

我始终确信，绘画以“肖似”为起码条件，同人生以衣食为起码条件一样。谋衣食固然不及讲学问道一般清高。然而衣食不足，学问道德无从讲起，除非伯夷、叔齐之流。

《视觉的粮食》

《苏曼殊诗选》

宇宙是一大艺术。人何以只知鉴赏书画的小艺术，而不知鉴赏宇宙的大艺术呢？人何以不拿看书画的眼来看宇宙呢？如果拿看书画的眼来看宇宙，必可发现更大的三昧境。宇宙是一个浑然融合的全体，万象都是这全体的多样而统一的诸相。在万象的一点中，必可窥见宇宙的全体；而森罗的万象，只是一个个体。勃雷克的“一粒沙里见世界”，孟子的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就是当作一大艺术而看宇宙的吧！艺术的字画中，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一笔。即宇宙间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事物。倘不为全体，各个体尽是虚幻而无意义了。那末这个“我”怎样呢？自然不是独立存在的小我，应该融入于宇宙全体的大我中，以造成这一大艺术。

《艺术三昧》

《苏曼殊诗选》

只有希望中的幸福，才是最纯粹，最彻底，最完全的幸福。

《姻缘堂》

我觉得在人的心理上，预想往往比实行快乐。西人有“胜利的悲哀”之说。我想模仿他们，说“实行的悲哀”，由预想进入实行，由希望变为成功，原是人生事业展进的正道。但在人心的深处，奇妙地存在着这种悲哀。

《实行的悲哀》

拿不夏目漱石的小说《旅宿》(日本名《草枕》)中有一段话：“苦痛、愤怒、叫嚣、哭泣，是附着在人世间的。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，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。腻了还要在戏剧、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，真吃不消。我所喜爱的诗，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，是放弃俗念，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。”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。而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，而实际很不像人，倒像一架机器。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、愤怒、叫嚣、哭泣等力量，随时可以应用。即所谓“冰炭满怀抱”也。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，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，不，做机器应当如此。

我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怜，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，而是人。他们也喜爱放弃俗念，使心地暂

时脱离尘世。不然，他们为什么也喜欢休息，喜欢说笑呢？苦痛、愤怒、叫嚣、哭泣，是附着在人世间的，人当然不能避免。但请注意“暂时”这两个字，“暂时脱离尘世”，是快适的，是安乐的，是营养的。

苦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大家知道是虚幻的，是乌托邦，但是大家喜欢一读，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。《山海经》是荒唐的，然而颇有人爱读。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。这仿佛白日做梦，也可暂时脱离尘世。

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，晚酌一杯，以慰尘劳。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大幅《冶金图》，此人如果不是机器，一定感到刺目。军人出征回来，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。此人如果不是机器，也一定感到厌烦。从前有一科技师向我索画，指定要画儿童游戏。有一律师向我索画，指定要画西湖风景。此种些微小事，也竟有人萦心注目。二十世纪的人爱看表演千百年前故事的古装戏剧，也是这种心理。人生真乃意味深长！这使我常常怀念夏目漱石。

《暂时脱离尘世》

欲富而刻苦积金，欲贵而努力钻营的时候，是其人生活兴味最浓的时期。到了既富既贵之后，若其人的本性未曾完全丧尽，有时会感到懊丧，觉得富贵不如贫贱乐了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政

拜相，元春为贵妃，也算是极人间荣华富贵之乐了。但我读了大观园省亲时元妃隔帘对贾政说的一番话，觉得人生悲哀之深，无过于此时了。

《实行的悲哀》

我觉得现代的民间，始终充塞着大热似的苦闷和大旱似的恐慌，而且也有几朵“云霓”始终挂在我们的眼前，时时用美好的形态来安慰我们，勉励我们，维持我们生活前途的一线希望。

《云霓》

人生有生即有情，有情即有艺术。故艺术非专科，乃人所本能；艺术无专家，人人皆生知也。

晚近世变多端，人事烦琐，逐末者忘本，循流者忘源，人各竭其力于生活之一隅，而丧失其人生之常情。于是世间始立“艺术”为专科，而称专长此道者为“艺术家”。盖“艺术”与“艺术家”兴，而艺术始衰矣！出“艺术”之深宫，辞“艺术家”之尊位，对稚子而教之习艺，执途人而与之论美，谈言微中，亦足以启发其生知之本能，而归复其人生之常情。是则事事皆可成艺术，而人人也皆得为艺术家。

《〈艺术漫谈〉序》

艺术完全是心灵的事业，不是技巧的工夫。

西洋有格言道：“凡艺术是技术，但仅乎技

术，不是艺术。”仅乎技术不是艺术，即必须在技术上再加一种他物，然后成为艺术。这他物便是“艺术的心”。有技术而没有“艺术的心”，不能成为艺术；有“艺术的心”而没有技术，亦不能成为艺术。但两者比较起来，在“人生”的意义上，后者远胜于前者了。因为有“艺术的心”而没有技术的人，虽然未尝描画吟诗，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，光明磊落之心，而成为可敬可爱之人。若反之，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，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了。

《新艺术》

真善生美，美生艺术。故艺术必具足真善美，而真善必须受美的调节。一张纸上漫无伦次地画许多山，真是真的，善是善的，但是不美，故不能称为画。琴瑟笙箫漫无伦次地发许多音，真是真的，善是善的，但是不美，故不能称为乐。真和善，必须用美来调节，方成为艺术。

《艺术与艺术家》

艺术以人格为先，技术为次。倘其人没有芬芳悱恻之怀，而具有人类的弱点（傲慢、浅薄、残忍等），则虽开过一千次个人作品展览会，也只是“形式的艺术家”。反之，其人向不作画，而具足艺术的心，便是“真艺术家”。故曰，无声之诗无一字，无形之画无一笔。在现今的世间，尤

其是在西洋，一般人所称道的艺术家，多数是“形式的艺术家”。而在一般人所认为非艺术家的人群中，其实有不少的“真艺术家”存在着，其生活比有名的艺术家的生活更“艺术的”。

《艺术与艺术家》

美好比健康，艺术好比卫生。卫生使身体健康，艺术使精神美化。健康必须是全身的。倘只是一手一足特别发达，其人即成畸形。美化也必须是全心的。倘只能描画唱歌，则其人即成机械。故描画唱歌，只是艺术的心有形的表示而已。

此犹竞技赛跑，只是健康的身体的一时的表现而已。除此以外，健康的身体无时不健，艺术的精神无时不美。可知艺术给人一种美的精神，这种精神支配人的全部生活。故直说一句，艺术就是道德，感情的道德。

《艺术必能建国》

道德与艺术异途同归。所差异者，道德由于意志，艺术由于感情。故“立意”做合乎天理的事，便是“道德”。“情愿”做合乎天理的事，便是“艺术”。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先贤注释曰：“礼之为体虽严，然皆出于自然，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，乃为可贵。”出于自然，从容不迫，便是“情愿”做，便是艺术的条件。故礼便是艺术。前面我说“艺术是感情的道德”。现

在可更加率直地说：“艺术是情愿做的道德”。情愿做的道德就是礼。

艺术的行为，是由于感情的，是情愿做的。故艺术能使人自然地克制人欲，保存天理。换言之，艺术能自然地减杀人的物质迷恋，提高人的精神生活。关于这点，孟子有很好的说明。他说：鱼是我所要吃的，熊掌也是我所要吃的。倘使这两者不能兼得，我情愿舍去了鱼而取得熊掌。生命是我所欲得的，正义也是我所欲得的。倘使两者不能兼得，我情愿舍去了生命而取得正义。生命是我所欲得的。但我还有比生命更欲得的东西。所以我不愿勉强得到生命。死亡是我所厌恶的，但我还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东西。所以有时不避患难。假使人所欲得的莫过于生命，那么只要可以得到生命的，他就无所不为了。假使人所厌恶的莫过于死亡，那么只要可以避免死亡的，他就无所不为了。但事实不然：有时这么办可以得到生命，而人偏偏不肯这么办。有时那么办可以避免死亡，而人偏偏不肯那么办。由此可知人所欲得者，有比生命更甚的；人所厌恶者，有比死亡更甚的。不但贤人如此，一切人都有此心。不过贤人能保存此心勿使失去罢了。譬如今有一竹篮饭，一木碗羹，得了可以活，不得便饿死。你倘拿来送给饿人吃，骂他几句然后送给他，即使是路人也不愿受。踢他几脚然后送给他，即使是乞丐也不要吃你的。——可见人要求食，但更要

求礼。倘非礼，宁愿不食而死。

由此可知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。不但贤人如此，一般人都具有此心。不过贤人能保持勿失，一般人有时会失去。但因此心是人生本来具有的，故一经指点，便会失而复得。

《艺术必能建国》

艺术贵乎善巧，而善重于巧，故求丰富之内容，而不求艰深之技巧。故曰平凡。平凡非浅薄，乃深入而浅出，凡人之心必有所同然。故取其同然者为内容，而作艺术的表现，则可使万人共感，因其客观性既广而感动力又大也，至于表现之形式，则但求能传情达意，不以长大复杂富丽为工。故曰平凡的伟大。

吾国绝诗，言简意繁，辞约义富，可谓平凡伟大艺术品之适例。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。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”。所咏皆极寻常之事，而含义无穷，耐人思索。至如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。“长安买花者，数枝千万钱。道旁有饥人，一钱不相捐”。则形式浑似白话，内容普遍动人，乃托尔斯泰所谓最高之艺术。

绘画、音乐与文学，在人间经过数千年之发展，其技术已入专门之域。故学画学琴，三年仅得小成，学文学诗，则十年窗下未必成功。今学

校以每周一二小时之教学，而求各种艺术之技法，犹操豚蹄孟酒而求穰穰满家，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，必无所得。今日艺术教学之沉痾，即在于此。故为教育，非择取平凡之艺术不为功。教育的艺术，不求曲高和寡，而求深入浅出。

托尔斯泰论艺术，推崇单纯明快与寻常；而反对高深之技巧，指为催眠，斥为害群。杜塞聪明而返原始生活，统制智慧，以求精神共产，其旨殊欠中肯。但为教育，其说亦有可取。盖托翁笃信基督，其论艺术力斥淫荡与浪费，而以爱为本，以善为归。从事艺术教育者，皆有一读其书之必要。

《平凡》

艺术的意识有一特征，即antinomy（矛盾）。约言之，例如所谓“哀伤的放佚”（Luxuries of grief），所谓“甘美的悲愁”（sweet sorrow），又如“悲愁的悦乐”（Die wonno des Leides）是很普遍的德语，屡见于哥德（Goethe）的诗中。像艺术上的多矛盾冲突，实在可谓世间无匹的了。一方面有“为艺术的艺术”，他方面又有反对的“为人生的艺术”。……如恽南田所说，自然的物象总非人间之所有，而在于造化之神。这话正暗示着艺术意识的特征的antinomy的意义。

《中国美术的优胜》